

鲜橙 ● SHEI SHI SHEI DE SHEI

有多少爱情，兜兜转转回来的时候还能碰上那个人？

又有多少爱情，男男女女能成为彼此的唯一？

爱情里，你在做着谁的影子，谁又成了你的影子？

谁是谁的谁



月

第 11




谁是谁的谁

鲜橙 SHEI SHI SHEI DE SHEI

有多少爱情，兜兜转转回来的时候还能碰上那个人？

又有多少爱情，男男女女能成为彼此的唯一？

爱情里，你在做着谁的影子，谁又成了你的影子？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谁的谁/鲜橙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054 - 2058 - 8

I. 谁… II. 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942 号

谁是谁的谁

作 者 鲜 橙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王 蔚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58 - 8

定 价 22.00 元

180 / 第六章 · 海天之间 明月为证

103 / 第五章 · 心随风动 细如微发

070 / 第四章 · 旧逝初情 了有痕迹

044 / 第三章 · 等一分钟 再一分钟

018 / 第二章 · 友达以上 恋情未满

001 / 第一章 · 步步怀宇 悠悠我心





258 / 第十二章 · 尾声

233 / 第十一章 · 春暖花开
纠缠未完

208 / 第十章 ·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186 / 第九章 · 伤我者
毁我者
眷我者

170 / 第八章 · 弱水三千
红粉几多

148 / 第七章 · 抒情写意
荒诞青春



第一章 步步怀宇 悠悠我心

电梯门在十八楼打开，袁喜眼角瞥见一个挺拔的人影进来，然后发现那两个女同事突然间就挺胸抬头亭亭玉立起来。她纳闷，歪抬了脑袋去看，有点儿意外，没想到能再遇到步怀宇。袁喜记着他的让衣之谊，冲他点了点头，想笑，可惜实在是太累了，笑不出来。

袁喜一直认为，如果在她的生命中非要有个人与自己的生活有所纠葛的话，那个人应该是张恒，而非步怀宇，因为按照言情小说的发展套路，张恒才是那个和自己有着戏剧性相逢的人。

这个城市仿佛没有秋天，长袖衫还没有穿上几天，竟然就觉得有些冷了。几乎一夜之间，街上的风景就从夏末换到了初冬，路上行人的脚步也开始匆忙起来，一个个裹紧了大衣，急匆匆地在街道上一闪而过，带起阵阵的风，冷得刺骨。

她被皮晦强拉出来逛街，百盛逛了还没有一半，皮晦就被男友一个电话叫

走，很没义气地留了她一个人单逛。她没什么东西好买，只是瞎逛。从化妆品到珠宝首饰，再从女装逛到男装，结果逛着逛着就遇见了张恒。

当时张恒正把手插在裤兜里，侧身站在一个男装品牌前等试衣间里面的步怀宇，也许是站得靠那些塑料模特近了些，再加上他的身材也的确是好，所以就被她当成了模特。他突然感到有气息离自己很近，一低头，就看见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子正低着头翻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他笑了，然后就故意严肃地问了一句：“小姐，你找什么呢？”

袁喜当时就被吓得往后退了一大步，惊骇地抬头，才发现自己一路翻看下来，竟然把一个大活人当成了塑料模特。难怪刚才手指尖触到模特身上的衬衣时会感到一丝暖意，她还琢磨呢，是不是牌子高级了，连模特都做得仿真了？谁想到自己竟然翻到了人家真人的身上！

看到张恒故意绷紧的脸，袁喜一时窘迫得厉害，脸腾地就红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憋了半天，才憋出低低的一句“对不起”，也不等张恒回话，就把头埋到胸前转身急忙往前走，结果没走几步脑袋又撞在了旁边厚厚的玻璃隔断上。

砰的一声巨响，她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了身体，捂着脑门，有点儿迷茫地站在那里。周围的视线都被那声巨响吸引了过来，她先是看到玻璃那边导购小姐脸上的惊讶，然后又瞥到张恒脸上难以忍住的笑意。袁喜只觉得更尴尬，急急地想走，可是本来就撞得头晕，再加上急，一时间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才找准了方向，也顾不上周围人怪异的目光，埋着头逃走了。

步怀宇从试衣间里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

张恒突然冲着袁喜急匆匆离去的背影大喊了一声：“小心玻璃！”

袁喜闻声猛地刹住步子，一抬头，前面哪有什么玻璃？当身后传来张恒放肆的笑声时，她才知道是张恒在耍她，她有些恼羞成怒，却还是忍住了，急匆匆地走了。

步怀宇看张恒又在逗小姑娘，淡淡地扫了一眼袁喜的背影，问张恒：“这件怎么样？”

张恒把视线从袁喜的背影上收回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步怀宇，嬉皮笑脸地说

道：“嗯，不错！身材很不错，挺爷们儿的！”

步怀宇看着张恒嬉皮笑脸的模样，微皱了皱眉头，“问你衣服怎么样？”

张恒嘿嘿一笑，“不错，挺配你。”

步怀宇不再说话，冲着导购小姐点了点头。导购小姐急忙开好了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了他。

张恒跟在他身后小声嘀咕道：“我真是有病，陪一个大男人，还是这么别扭的大男人逛街买衣服。”

步怀宇没有理他。

张恒接着念叨道：“真是的，有见过男人自己出来买衣服的吗？那还要女人干吗？男人的衣服应该是女人送的，而不是自己买的！”

步怀宇回头冷冷地瞪了张恒一眼，“我自己有钱，为什么要女人买？”

张恒看着步怀宇那张冷脸，识相地闭上了嘴。

也真是巧，袁喜转了一圈，又和张恒、步怀宇撞到了一起。她看到一件样式很不错的男士外套，突然就想到了大哥，这件衣服穿在大哥身上一定会很好看。她又想起大哥好像还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虽然看着价签上的数字有些晃眼，但还是咬了咬牙，决定进去去买。当她刚从货架上拿起一件来细看的时候，正好赶上张恒从试衣间里出来，身上穿的正是她手里拿的那个款式。

张恒再见到袁喜也是一愣，随即就又笑着打招呼道：“好巧啊！”

袁喜这回没跑，略显尴尬地点了点头，没说话。张恒看见袁喜手里拿的衣服，脸上的笑意更浓，“还挺默契。”

说实话，袁喜其实不喜欢张恒这样有些油腔滑调的男人，可是脸上还是有些红，装作没听见，转过头去打量自己手里的衣服。

张恒是个自来熟的人，在袁喜面前转了一个圈，问：“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不得不承认，那衣服穿在他身上的确很好看，袁喜诚实地点了点头，“很不错。”然后又转身对店员说：“帮我挑一件比他这个大一点儿的吧。”

店员小姐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看着袁喜，“您要多大尺码的？大多少？”

正说着，另外一间试衣间的门开了，步怀宇也穿了那件衣服走出来，袁喜看

到他眼睛一亮，指了指步怀宇对店员小姐说，“就他身上这个尺码的就行。”

店员小姐满脸歉意，“呃，您能不能稍等一下呢？我们这款衣服每个尺码只有一件，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可以马上打电话从分店给您调过来。”

袁喜掩饰不住脸上的失望，轻轻摇了摇头，转身就要走。步怀宇也不知怎的，突然在她身后说了一句：“你要的话就拿去，我还没想买。”

袁喜惊喜地回头，“真的？”她生怕步怀宇再变了主意，因为这件穿在他身上的确很好看。

步怀宇把衣服脱下来递给店员，淡淡地说道：“卖她吧。”

袁喜一个劲说谢谢，张恒笑嘻嘻地看着，看到袁喜拿了单子去交钱，才又逗她，“美女，看在我刚才被你骚扰的份儿上，给点儿补偿吧，把我这件也买了。”

袁喜一时没明白，“我买你那件干什么？”

张恒笑笑，“送给我啊，不然怎么叫补偿？”

袁喜停下脚步，像是想了想，然后抬头一本正经地看着张恒，“我很像有钱人吗？”

张恒上下打量了她几下，咂着嘴摇了摇头。

袁喜突然摸了摸自己脑门儿，凑近了他又问：“那看看，我脑门儿上写着什么字？”

张恒怔了怔，“没字啊。”

袁喜又仔细地看了张恒脑门儿一眼，讥笑道：“我还以为我脑门儿上写了‘进水’两个字呢，原来没有啊，是写你脑门儿上了。”

旁边的店员小姐扑哧一声笑出来，又赶紧慌忙地掩上了嘴。张恒才明白过来，怒气冲冲地冲着袁喜喊：“你这个丫头！竟然敢阴我！”

袁喜却已经走远了。

晚上皮晦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袁喜正半倚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八点档的肥皂剧，说不上好看，却也能打发时间。屏幕上一个女孩子正在嚶嚶地哭着，虽然哭得悲痛，形象却依然完美，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白嫩的面颊滚落下来，原来，哭也可以这样美丽。



袁喜啃着苹果，看见皮晦回来，忙冲着她喊：“快过来学学，哭也是讲究技巧的！”

皮晦笑，用力地甩上门，过去坐到袁喜旁边。她把袁喜手中的苹果抢了下来，扔到果盘里，又把袁喜的手攥到自己手心里，笑嘻嘻地说道：“快点儿给我暖暖手，外面真冷，快冻死我了！”

袁喜的手很暖，握在手心里很舒服。

“为什么你的手一直是这么热乎乎的呢？”皮晦笑着问。

袁喜一怔，随后把手慢慢地从皮晦手掌中抽出来，瞥了她身上刚能盖住屁股的短裙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小姐，魅力是需要代价的，不然‘美丽动人’这个词怎么来的？只有‘冻人’的才是‘美丽’的。”

皮晦伸手作势就要去扯袁喜的嘴角，“你这个丫头，嘴干吗这么损？小气鬼，给我暖暖手能死吗？”

袁喜侧头躲过，眼睛仍注视着电视。屏幕上的那个女孩子还在哭，却哭得让人心烦。袁喜淡淡地说：“说我小气可以，锅里煨的汤没有你的份儿，谁大方你找谁去。”

皮晦没脸没皮地笑了笑，脱了大衣往沙发上一扔就颠儿颠儿地往厨房里跑。炉子上正用小火煨着浓浓的汤，揭开砂锅的盖子，浓郁的香气散发出来。

“喜啊，你真好，和你住在一起是我这辈子第二英明的决定！”皮晦在厨房里欢天喜地地喊。

袁喜在沙发上没有答话，有些失神地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一直很暖和，尤其是到了冬季，不像很多女孩子，一到冬季就容易手脚冰凉，比如皮晦。这事很多人都说过，就连何适也这样问过。

他说：“袁喜，为什么你的手总是这么热乎乎的呢？”

那时的她就会笑，然后用双手紧紧捂着他的手，笑嘻嘻地说：“因为你的手凉啊！我得替你焐着，所以得热乎点儿。”

何适也笑，任袁喜把自己的手包起来。他的手比袁喜的要大得多，袁喜总有些包不过来的样子，于是他就凑近袁喜的手，用嘴呵出白白的热气，扑在袁喜的手上，有些痒痒的，总是引得袁喜傻呵呵地笑。

“喜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最英明的决定是什么吗？”皮晦小心翼翼地捧了碗热气腾腾的汤出来，一边沿着碗边吸溜吸溜地喝着，一边笑嘻嘻地问。

袁喜头也没抬，“是找了你这个英明神武的男朋友。”

皮晦嘿嘿一笑，又在袁喜身边坐下，小心翼翼地把汤碗放到茶几上，打了个响指，“Bingo！第二英明的决定就是抛弃我的老娘和你一起住！”

袁喜笑着摇了摇头，接着看自己的电视。

皮晦不满地抢过袁喜手里的遥控器，“别看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了，你晚上一直在家？”

袁喜点头，又从果盘里拿起那个啃了一半的苹果，接着啃了起来。

“喜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不知道找个男朋友呢？下了班就整天闷在家里，你闷不闷啊？”

“不闷。”

皮晦一下子噎住，恨恨地瞪了袁喜一眼，看她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气呼呼地端起汤碗来又吸溜了一口，这才又接着说道：“你不会出去玩玩啊？这样怎么能认识男人呢？”

“出去会花钱。”袁喜淡淡地说道。

“让男人请你啊！笨！和男人约会，哪用你掏钱啊！”

“吃人家的嘴软，还要还回去，不干。”

皮晦气结，翻了翻白眼，从头到脚看了袁喜两遍，直摇头。袁喜头发已经短了，可是却偏偏不知道打理，只简单地用发带绑着，上身是一件不知道穿了几年的毛衫，下面一条牛仔裤，估计也值不了几十块钱。

袁喜被她看得有些发毛。

皮晦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伸手点着袁喜的肋骨念叨：“你说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成守财奴了？钱都穿在肋骨上，动一动就觉得疼？你活着为了什么啊？非要老得身材走了样才知道去打扮？”

她的手指点在肋间，有些轻微的麻痒，袁喜笑着把皮晦的手打开，转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刚看了没两秒钟，突然又转头瞅着皮晦，问：“你答应给我带的夜宵呢？”



“啊？”皮晦装傻，然后又嘿嘿地傻笑。

第二天早上，袁喜还记恨着皮晦不守信用这件事，拍着她的房门喊“皮晦”的时候，就加了点儿家乡的儿化音。好半天，皮晦才睡眼惺忪地出来，扶着门框抱怨道：“喜啊，你叫人能不能别这么狠？温柔点儿，别连名带姓的，被你叫得我都讨厌我的名字了！”

其实，皮晦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她每次向别人报名字的时候都得强调是“韬光养晦”的“晦”字，然后人家都会先愣一愣、想一想才知道她的名字，有些人还得她亲自指点才能确定是哪个字。皮晦有个孪生的姐姐叫皮韬，她老爹取名字的时候正是取了“韬光养晦”的含义，虽然她们姐妹俩到现在也没搞明白生孩子和韬光养晦有什么关系。

皮晦第一次向袁喜抱怨自己名字的时候，袁喜劝她说：“不就一个名字吗？我的名字也很俗啊，你见现在还有几个人名字里带喜啊福啊的？再说了，你们姐妹俩就知足吧，没叫成‘皮光’和‘皮养’就算不错了，万一你老爹当时心里一动，叫成那个了，你们能怎么着？等你们俩丫头知道反抗的时候，户口本早写上了。”皮晦就又问：“我要改名字的话，叫什么好听呢？”袁喜一本正经地思量，脸上五官扭曲了半天才试探着说：“要不，就叫皮蛋？”结果可想而知，她着实挨了皮晦一顿胖揍。

皮晦洗漱出来的时候，袁喜已经坐在餐桌边上开吃了，早餐挺简单：火腿片、煎蛋、两片面包，再加上一杯牛奶。年轻人都睡得多，也懒，谁都是磨到最晚，袁喜能爬起来做这些已经算是相当的“贤妻良母”了。

袁喜看皮晦也来到餐桌旁坐下，冲她翻了个白眼，还是觉得不解气，伸长胳膊毫不客气地从皮晦面前的餐盘里把那片大大的火腿夹了过来，夹在自己的面包里，恨恨地咬了一大口，这才抬起眼来怒视这个向自己走来的“见色忘友”的同居好友。

皮晦倒不介意自己唯一的那片火腿被袁喜抢去，只嘿嘿地笑，“你就吃吧，早晚有一天让你胖得连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下去！”

袁喜正夸张地张大了嘴去咬那夹了两层火腿、一层煎蛋的面包，听到皮晦的

话，突然停了下来。她不怕胖，可是她真介意要是胖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下了可怎么办？都买新的吗？那得花多少钱？

皮晦看着袁喜发愣的表情，得意扬扬地笑起来，觉得自己真是聪明，总是能抓住袁喜这个丫头的痛处。

袁喜像是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极其小心地从自己的“巨无霸”里抽出被咬了一口的火腿，放到盘子里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想了想，又夹起来重新塞进“巨无霸”里。

她想：早饭多吃点儿，大不了中午再少吃点儿呗！都是钱买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袁喜再见到步怀宇，是在公司写字楼的电梯里。

做财务的，到月底总是忙。下班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电梯里除了袁喜，还有一起加班的另外两个女同事。大家都觉得辛苦，形象上就不那么注意了，都站得有些松垮。袁喜更是实在，连电梯里的警示都抛到一边，直接把身体倚在了电梯厢壁上。要不是顾及裙子不方便，她连坐地上的心都有。

电梯门在十八楼打开，袁喜眼角瞥见一个挺拔的人影进来，然后发现那两个女同事突然间就挺胸抬头亭亭玉立起来。她纳闷，歪抬了脑袋去看，有点儿意外，没想到能再遇到步怀宇。袁喜记着他的让衣之谊，冲他点了点头，想笑，可惜实在是太累了，笑不出来。

步怀宇也看到了袁喜，面无表情地稍微点了一下头，也没说话，背过身去面对着电梯门站着。

出了大楼，袁喜强撑着往公车站走，那两个同事从后面跟过来，满脸的激动，“袁喜，你认识步怀宇？”

“步怀宇？”袁喜觉得自己脑子有些木，没反应过来她们说的是哪个，摇头。

“别装了！刚才明明见你们点头了，还说不认识！真是的，还没说和你抢男人呢，就这么不够意思！”一个同事话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和醋意。

袁喜心想自己是不是太累了，为什么同事的话那么难懂呢？步怀宇？刚才那个男人？他们算认识吗？她也说不上来。她虽没想过要和同事做什么好朋友，可



是自己来这个公司还不到两个月，真不想和同事处不好关系。虽说累，可是她还是停了下来，转回身看同事，强忍着小腹的阵阵抽痛，淡淡笑着，“你是说刚才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我还真不算是认识，只不过是以前见过一面而已，我连他的名字也是刚从你嘴里听到的。”

同事不大信她的话，狐疑地问：“你真的不认识步怀宇？”

袁喜强忍着厌烦和身体上的不适，微笑着点头。

这次轮到同事惊讶了，“哎呀，你怎么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咱们大楼里最金贵的男人，是做私募的，年薪上千万，人又帅又酷。天哪！袁喜，你就算不知道咱们老板是谁，也应该知道他是谁啊！”

袁喜想问她，老板能发我薪水，他能吗？他钱再多人再帅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可突然又想到，这个月薪水快发了，到周末的时候该给家里寄钱了。

两个同事结伴打车走了，只剩下袁喜自己站在路边，她再也忍不住小腹的抽痛，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天真冷，不敢呼吸，连吸进去的空气都是冷的，直达腹部。公车在后面开过来，有人从袁喜身边跑过追赶着汽车，挤上了车，不知奔向这个城市的哪一盏灯。

这个城市，真的很冷。袁喜叹息，算了，看来得打车回去了，早晚都无所谓了，还是等疼过了这一波再说吧。

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紧贴着路边停下，袁喜扭头，看见车窗玻璃慢慢落下来，步怀宇从驾驶位上探过身子，淡淡地问：“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袁喜有些尴尬，忙站起来，冲着步怀宇强扯出个虚弱的微笑，“不用了，谢谢，跑累了，蹲一会儿，呵呵。”

步怀宇看了袁喜一眼，没说话，升起了车窗。

看着步怀宇的车子开走，袁喜脸上的笑容立刻没了，又咬着嘴唇蹲了下去，手死死地捂着小腹，心里默念：坚持，总能过去，总不会疼死。痛经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一遍还没有念完，那车子又倒了回来，袁喜听到步怀宇淡淡的声，“上车。”声音不大，却有着不容拒绝的坚定。

袁喜抬头看着步怀宇，眼神里还有着些犹豫。

“你是上车，还是让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他问。

袁喜咧嘴勉强笑笑，强撑着站起身来，打开后面的车门，一坐进去，立刻就感到车里的温度，暖和真好。袁喜叹息。

“去医院？”步怀宇问。

“不用！”袁喜赶紧说，从后视镜里看到步怀宇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少些尴尬，“不用去医院，我只是着凉了，呵呵，穿得少了，胃疼！”

步怀宇沉默，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袁喜，问：“住哪里？”

袁喜看他没有坚持送自己去医院，松了口气，说了地址，一阵抽痛又袭上来，身体不自觉地弓了起来，她按紧了小腹，头抵在前座靠背上，咬紧了牙挨过这一波疼痛。

身体分明是冷的，可鼻尖上却冒出了汗，好半天，痛楚才稍微轻了点儿。袁喜发现自己的姿势有些不雅，忙坐直了身体。看前面步怀宇静静地开车，像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她心里有些放松，偷偷地看向后视镜，正好看到里面步怀宇若有所思的眼神。

袁喜有些做坏事被抓到的心虚，忙说：“没事，刚才胃疼得有些厉害，现在好多了。”

步怀宇还是没有接话，静了片刻，突然说：“胃不在那个位置，就是再下垂也到了不了那里。”

袁喜一下子僵住，看到自己仍捂在小腹处的双手，抬头，又从镜子里看到步怀宇的眼睛，一下子窘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从镜子里看她，“记得下次说胃疼的时候，捂对了地方，要上面一点儿。”

袁喜的手赶紧往上移，按到胃的位置。

“对，那里才对。”他说，“还有，胃疼不是你那个样子。”

“啊？”

他从镜子里看了她一眼，然后又把视线放回到前面，专心致志地开车，“一看你就是没胃疼过，所以装都装不像。”

“我没装！”袁喜有点儿急。

他点头，“没装，但是没说实话。”

袁喜无语，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心道：我怎么和你说实话？说我痛经吗？我好意思说吗？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他看她沉默，摇了摇头，轻声嗤笑。袁喜感到车速慢了下来，然后听到他问：“需要买东西吗？”

“嗯？”袁喜一愣，顺着步怀宇的视线看向路边，见那里有一家还在营业的超市，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忙红了脸说：“不用！家里有。”

车子开到楼下，袁喜说了声谢谢，逃命似的急急忙忙钻出车，上了楼，冲进卫生间里，才发现卫生棉垫早已经湿透了，就连裙子后面都透过来不小的一片红。

“坏了！”袁喜看看裙子上的血迹，刚才坐步怀宇的车，他的车上用的好像是浅色的座套，不知道有没有沾在人家车上，如果真的弄脏了，那可真是没脸见人了啊！她心想，暗暗懊悔。

皮晦还没有回来，袁喜在桌上看到她留的纸条：喜，毁了啊！老娘召唤，我晚上回家住，不回来了，你替我祈祷啊！

袁喜看了纸条，几乎能想到皮晦被她老妈揪回去的搞笑样子。她想笑，可是却没笑出来，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感觉，有些羡慕，有些发酸。给自己灌了碗红糖姜水，小腹总算不那么痛了。她洗漱的时候突然又想起送自己回来的步怀宇，他也没有同事说的那么冷漠啊，而且看得出来，他是个心细的人。又想如果明天同事知道是他送自己回来的，还不知是什么反应呢。袁喜抬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嘴里还满是牙膏沫，突然就想笑。是不是有钱的男人、好看的男人，都容易让女人产生幻想呢？就连自知的她，竟然也会为步怀宇这次无意的助人为乐而浮想联翩。

爬上床，把那个半旧的玩偶猴子抱在怀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袁喜竟能感到猴子身上透过来的一丝暖意。她搂得更紧了些，眼角扫到床头上的闹钟，又开始想那个人：地球的那端是几点了？天亮了吗？他在做什么？不会在刷盘子吧，他家又不是没钱。袁喜想想笑笑，慢慢就睡了过去。

梦里见到了何适，他笑着跟她说，他在美国挺好的，不用洗盘子，还说美国现在都不用人洗盘子了，都用洗碗机，他只要在旁边看着就好了。她也跟着傻

笑，心想美国就是好啊，早知道这么好，当初说什么也跟着何适一起去了。何适笑着笑着，突然就变成了步怀宇，他冷冰冰地拿着弄脏了的汽车座套，伸手管她要钱，说她把他的座套都弄脏了，要她赔钱。袁喜觉得委屈，捂着钱包说自己没钱，他还不信，非要自己来搜她的口袋，袁喜就很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闹钟在耳边嚣张地叫着，袁喜才知道原来是梦，总算松了口气。

上班的时候袁喜就有些心虚，一靠近公司那个写字楼就跟做贼似的，四处张望，生怕再遇上步怀宇。还好，挤电梯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那个冷冰冰的家伙。后来几天没有再见到步怀宇，袁喜心里甚至有点儿小小的庆幸，慢慢地，走路也挺胸抬头了。

到了周六上午，袁喜加了会儿班，又到公司旁边的银行去给家里汇钱，然后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接到袁喜的电话很是高兴，一个劲儿地问她新工作怎么样，生活好不好，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小心……

都是些重复了很多遍的老话，可袁喜还是乐呵呵地听着，等父亲的唠叨告一段落，这才告诉他自己很好，不用操心，还说给家里汇了钱，让父亲记得去看看。

父亲那边有些沉默，然后告诉袁喜别这么省，家里有他，不缺钱。

袁喜还是笑，笑嘻嘻地和父亲说：“我没省啊，我日子过得好着呢。”

父亲在那边沉默的时间更长，像是在酝酿着什么话，好半天，才小心翼翼地问：“过年回不回来？你妈……”

“我回不去。”袁喜截断父亲的话，“单位忙，再说春运的时候火车又挤，我就不回去了。”

父亲在那边叹了口气，沉默了好半天，才转移了话题，说：“你哥一直闹着想你，说你很久都没有给他打电话了……”

挂了父亲的电话，袁喜才想起自己的U盘落在了单位，气恼地拍了自己脑袋一下，又急急忙忙地往公司跑。刚进写字楼大堂，正好赶上电梯下来，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步怀宇和张恒。

张恒不知今天得了什么好处，脸上挂着笑，正扭头和步怀宇说着什么，步怀宇听着，脸上还是那副冷淡的老样子。